

梧桐街·暖涩系列

张国龙◎著
ZHANG GUOLONG

甜酸的季节

TIANSUAN DE
JIJIE



NLIC2970820724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张国龙◎著
ZHANG GUOLONG

甜酸的季节

TIANSUAN DE
JIJIE



NLIC2970820724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甜酸的季节/张国龙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 9

(梧桐街·暖涩系列)

ISBN 978-7-5342-7011-6

I. ①甜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09913 号

梧桐街·暖涩系列

甜酸的季节

张国龙 著

责任编辑 王宜清 陈 曦

美术编辑 周翔飞

封面绘图 林哲插画工作室

内文插图 皮痞祖工作室

装帧设计 小飞侠工作室

责任校对 冯季庆

责任印制 吕 鑫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×980 1/16

印张 13.5 插页 4

字数 104000

印数 1—10000

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7011-6

定价: 18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梧桐街·暖涩系列

甜酸的季节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爸爸，您别泄气.....	1
第二章	榕树不知我的痛.....	25
第三章	物色老爸替身.....	50
第四章	预谋教训老爸.....	81
第五章	问题少年的问题.....	105
第六章	少年的蓝调.....	131
后 记	爸爸，您结婚了吗.....	210

第一章

爸爸，您别泄气

1

妈妈今天一大早就离开了家，她说去深圳谈一桩生意，大概要两个星期才回来。自从妈妈当上了部门经理，她就隔三差五出差。妈妈一走，家里就我一个人。我很害怕。可害怕有什么用？妈妈又不会因为我害怕就不走。她说过，她像我这么大时，早就不让大人操心了！何况，我还是个男孩子，下学期就该上初三了。

早上得督促自己起床，迟到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儿！我泡包方便面当早餐，哄一哄咕咕作响的肚子，或者在路边买些油条什么的边走边吃。妈妈不知警告过我多少遍，说千万不要吃小摊上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。管她呢，反正她又不能遥控！在学校里上一天课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就害怕下午放学回家，家里冷冷

清清的，还不如待在学校呢。

晃晃悠悠穿过新街口外大街，瞥见我家那栋银白色的楼房，我的心情立即暗淡了下来。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屋子显得特别大特别空，没有一点儿声音，阴森森的。明知道屋里没人，但我总疑心有人藏在哪个黑暗的角落里。虽然我很不想立即回家，但我又没别的地儿可去。我和妈妈从苏州搬到北京还不到一年，在这边我基本上不认识什么人。我在街上溜达，到处都是人，可谁也不认识我。回到家把门一锁，我就是哑巴了。唉！要是爸爸在身边就好了。

当初往北京搬的时候，我是不大愿意跟妈妈一块儿先过来的，我希望爸爸和我们一起走。说心里话，我更愿意和爸爸生活在一起。那几天，妈妈不停地流泪。我不跟她到北京来，也是不可能的。走的时候，妈妈倒是高高兴兴的，爸爸紧紧地搂着我，很激动。我是哭着上火车的。我们这一走，爸爸一个人肯定很孤单、寂寞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调到北京来。

我在兴隆饭馆要了盒饭，满头大汗地爬上六楼，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然后轻轻地锁上了防盗门。打开每一个房间里的灯，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各个角落，确定没有坏人，才放心地关上我小屋的门，开始吃晚餐。这时

候，一抹夕阳斜着身子溜进了我的房间，书桌、床单和墙壁上都铺上了一层金黄。窗台上那盆拼命扭曲着身子的榕树，和我一样也寂寞着。街面上的嘈杂声被我的小窗挡住了，满屋子的寂寞。虽然我买的是我最喜欢吃的糖醋里脊，现在吃起来却没什么滋味。妈妈在深圳一定玩得很高兴，把我给忘了，不然，她早该给我来电话了。我不停地盯着床头那部红色的电话机，我等待着它突然“嘟嘟嘟”叫唤起来。

扒光了米饭，电话机仍然很安静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莫名的委屈在心中一圈圈荡漾开去。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其实，我不爱哭，但不知怎么搞的，现在我想着想着眼泪就不听使唤了。幸亏没人瞅见，这可是很没面子的事儿！

总是在孤独、寂寞的时候，我的目光有意无意就会散落在那盆榕树上。这是过春节时我央求爸爸买的，因为我在一本故事书上了解到，在云南边陲的某一个地方，有一棵榕树竟然长成了一片森林。我问爸爸，不是说“独木不成林”吗？爸爸说，因为榕树的生命力特别旺盛，只有它才能创造出“独木成林”的奇迹。因此，我就喜欢上了榕树。此刻，榕树的叶子蔫蔫的，和我一样无精打采。我默默地对它说：“榕树啊，你始终保持



着一种姿势，又没有伙伴，你不孤单、无聊吗？我真的很同情你呢！要是你像传说中那些神仙树一样能开口说话，就好了呢。”

想到还有好多作业要写，我胡乱抹了抹脸就从床上弹了起来。

写完了数学作业，我接着背英语单词。这时候，电话突然尖叫起来。已经过晚上九点了，妈妈总算还记得打电话回来。我急急忙忙抓起电话，正准备发一通牢骚，可是，电话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抓着话筒，我惊喜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是可可吗？我是爸爸！喂，你说话啊！”爸爸很着急，他的声音既亲切又陌生。爸爸已经很长时间没给我打电话了。过春节时，他来北京住了几天。他走的时候心情很不好，妈妈没去送他。妈妈总是抱怨爸爸没能耐。

“爸，我是可可，您在哪儿？”我的声音一定变了调，心都快要蹦出来了。

“可可，你别哭，爸爸已经到了北京，一会儿就来看你。你妈妈在吗？”

不知怎么回事，我真的就在电话里哭了起来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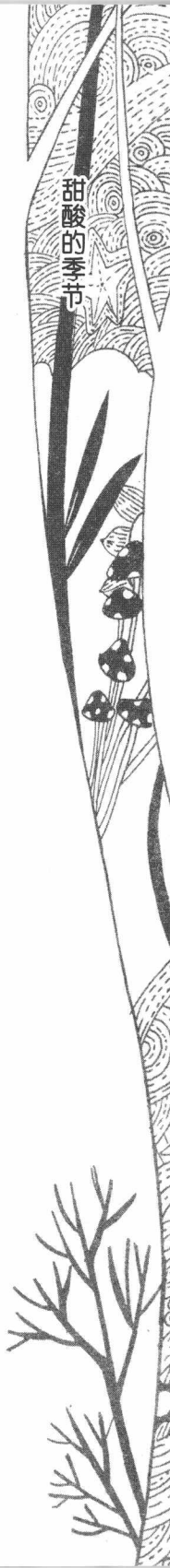
“爸，你快过来吧！我一个人在家，无聊死了！”

“可可，你等着，爸爸半小时后就到！”爸爸挂了电话。

我抓住话筒，好半天回不过神来。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。爸爸一会儿就会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觉得这不是真的，好像是在做梦！我使劲儿拧了一下胳膊，很疼！我忍不住叫出了声。爸爸真是个好爸爸，总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。

在苏州的时候，爸爸每天晚上都在家陪我写作业或读课外书。爸爸有一肚子故事，好像怎么讲也讲不完。爸爸在一家杂志社上班，妈妈常抱怨爸爸一个月只能挣几个零花钱。爸爸一直在写故事，专门写给孩子们看。我特别喜欢看爸爸写的童话，很逗，我经常笑得肚子疼。爸爸每次写好了一篇童话，就让我读。我要是说“汤幼康先生，这篇有点意思”，爸爸就会把它寄出去发表；我要是说“汤幼康先生，这篇没劲儿”，爸爸就会把它扔进废纸筐里。

可是，那些编辑们好像不怎么喜欢爸爸的作品，那些我认为挺精彩的故事也很难发表。为此，妈妈动不动就嘲笑爸爸：“你一天到晚都在写，写来写去有什么用？既不能当饭吃，又不能当衣穿，还不如养养精神，或者干脆上街练摊也比坐在那儿瞎写强！”妈妈每次这样唠



叨，爸爸都一声不吭，好像做了错事儿。妈妈反倒觉得有理了，唠叨起来就没完没了。有时爸爸实在听不下去了，铁青着脸，拎上公文包，二话不说就上单位。

我一直觉得妈妈在爸爸面前简直就像女皇帝。她数落爸爸，有时候我听起来都难受。我时常打抱不平，说：“妈，您不讲道理，您不能老欺负我爸！”妈妈立即转过来唠叨我，骂我是白眼狼，还说要不是她每天拼命赚钱，我们爷儿俩只能喝西北风！我想，要是那些编辑们认认真真读过我爸的作品，他们肯定会觉得有意思的。只要爸爸的作品发表多了，他在我妈妈面前就能直起腰了。我真为爸爸着急，不知道他写的那些精彩的故事什么时候才能发表。不过，我相信爸爸总有一天会成功的，只要他不泄气。

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一会儿想这，一会儿想那，突然变得不像自己了。爸爸刚下火车一定又累又饿，我该给他准备点吃的喝的。我打开冰箱，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。妈妈说这一段时间我就下馆子吃得了，省得自己做饭，再说，我也只会煮煮方便面。英语单词还没背完，当然，我现在哪还有心思理睬它们？我打开电视机，北京有线电视台正在放《孽债》，我特别喜欢看。每一次听到片头曲，“爸爸一个家 / 妈妈一个家 / 剩下我

自己 / 好像是多余的”，我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。我觉得爸爸妈妈早晚要离婚，因为妈妈不止一次向我暗示，说要是爸爸调不到北京来，我必须跟她过。妈妈还说她比爸爸能挣钱，只有她才有能力供我上大学。

妈妈爱我，这我知道。爸爸对我也特别好，我甚至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许多同学都抱怨他们的爸爸如何如何蛮横，对他们动不动就呵斥，甚至大打出手。然而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爸爸好像从未打过我，似乎连大声呵斥都没有过。要是他们真的离婚了，我跟谁？我要是跟爸爸，妈妈不知会哭成什么样子。我最怕妈妈的眼泪了。可要是我跟了妈妈，爸爸一个人怎么过？

有一次，我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们要是离了，我谁也不跟，免得得罪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。要不我这个月跟爸爸过，下个月陪您？”

妈妈说：“你上嘴唇不和下嘴唇商量商量就把话说出来了。”

其实，我的这些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非得分开过？我常常想，要是当初妈妈不往北京调，一家人在苏州生活多好！现在，爸爸一个人在那边，我们很难见一次面。我问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来北京工作，妈妈说爸爸不愿意过来，他说到这边

来恐怕找不到他自己想干的工作。我问爸爸，他说调动很难办，不单单是花钱的事儿。我不太懂得大人们的那些麻烦事儿，但我感觉得到爸爸来北京的可能性不大。

2

我等待了很久的门铃声终于响起。

“可可，快开门！”爸爸的声音很急迫，好像生怕我不给他开门似的。

“来啦，来啦！”我的心狂跳着。

平时我开熟了的门，现在却不听使唤了。我拧来拧去，费了好半天工夫才打开。爸爸放下行李，一把将我拉到面前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好一阵子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看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我闻到了爸爸身上那股久违了的气味，那是爸爸的气味，说不出的亲切感。爸爸已经有了根根银丝，他的脸很瘦，一身的疲惫。但是，他那双盯着我的眼睛却冒着热腾腾的光。

“爸，您这次来住多久？”

爸爸没有直接回答我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把我紧紧搂在怀里。

“可可，你妈上哪儿了？”

“又去深圳出差了，半个月后才能回来。爸，您这次可得多住几天，我一个人没劲儿死了！”我摩挲着爸爸的手说。

爸爸又用了点力，把我搂得都快透不过气来。

“可可，你吃晚饭了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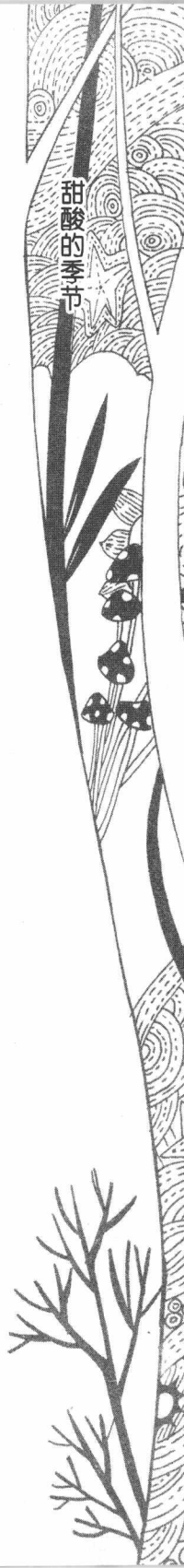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吃了盒饭。爸爸，我还是最喜欢吃您烧的菜。您要是不走，多好！”我抬起头，看着爸爸的脸。

当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，爸爸躲开了。他抓过杯子，使劲儿喝了一口水。

“可可，爸爸还没吃饭呢。走，陪爸爸吃饭去，今天爸爸请客！”

记忆中爸爸很少带我下饭馆。妈妈常说，瞧你爸爸那寒酸样儿，咱们一辈子也别指望他请我们吃一顿像样的饭。我觉得妈妈说话太绝对，特别是她说爸爸的时候。这不，要是妈妈不走，爸爸不也会请她下饭馆吗？

大街上灯火辉煌，北京四月的夜晚仍然有丝丝凉意。差不多是晚上十点钟了，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。爸爸牵着我的手，不停地问这问那：学校的老师怎么样？都和谁玩？北京和苏州哪儿更好……爸爸想了解的事情可真不少，我的脑袋都快转不过来了。我很纳闷，几个月不见面，爸爸居然也变得婆婆妈妈了。



我和爸爸面对面坐下来，我觉得我已经是个大人了。

“可可，随便点你喜欢吃的菜！”爸爸微笑着把菜单递给我。

我翻了翻，不便宜。爸爸没钱，我可不能让他太破费。爸爸穿的西服还是几年前买的，他的皮夹子也很旧了。我点了一个素菜，说：“爸爸，我刚吃过了，您自己点吧！”

爸爸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，没看菜单，一口气要了好几个我喜欢吃的菜。

“多吃点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可千万不能亏了身体！”

爸爸不停地给我夹菜。

真不好意思，那些菜差不多都是我消灭掉的。我好像从没像今天晚上这样能吃过，要是妈妈见了我这个样子，肯定会骂我没出息。跟妈妈在一起，规矩可多了。比如吃饭吧，不准说话，必须慢慢吃。即使饿了也不能狼吞虎咽，更不能吃出声音来。她说那样没教养，会遭人笑话。爸爸不会轻易教训人，和他在一起轻松、自在得多。

我说了很多话，仔细想想都说了些什么，却一点儿印象都没有。爸爸一直微笑着看着我，隔一会儿他就提

醒我：“快吃，凉了！再吃点，小伙子，没问题！”

这顿饭我吃得特别香。

“可可，陪爸爸散会儿步，好吗？”

爸爸太客气了，他紧紧地拽住我的手，好像怕我会溜掉似的。爸爸的手热乎乎的，好像在不停地出汗。

“爸爸，没问题！”我说。

我们沿着黄寺大街慢慢悠悠地走。爸爸好像满腹心事，他一定有好多话想说，可是，他为什么不对我说呢？我是中学生了，再不是小毛孩儿了，好多事我都懂，包括大人们那些让人脸红心跳的事。

路边有卖柚子的，爸爸买了两个最大的。我紧紧地攥着爸爸给我的那一个，舍不得吃。这可是爸爸买的，



我得搁一阵儿再说。说不清为什么，妈妈给我买的东西可多了，可我却没什么印象；爸爸很少给我买什么，可但凡他买的，我都格外珍惜。因此，妈妈说我这人不好伺候，不知道亲疏冷热。

爸爸见我不剥开吃，就把他的那一个掰了一半给我。

“爸，您什么时候过来工作？现在我们家啥都有了，就是缺个爸爸。”

我看见爸爸的眉头拧成了结。他用力捏了捏我的手，我明白他有难处，也就不再说什么。但是，我心里酸酸的。爸爸过不来，妈妈三天两头不在家，这日子真不好过！我真想对爸爸说，我愿意马上跟他回苏州。别人家的爸爸妈妈天天都在身边，我的爸爸妈妈却各自生活在一处，我想见他们一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想着想着，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蹦出来了。

“可可，想听爸爸的故事吗？”爸爸的声音很低沉。

我现在没有心思听他讲什么故事，我只关心他能不能在北京多待两天，我只想他马上就告诉我什么时候能调到北京来。我一声不吭，和他拉开了一段距离。

爸爸追上来，柔声说：“可可，你再等些时候，爸爸一定想办法过来。”

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扑在爸爸的肩上“哇”地哭出了声。

等我哭够了，爸爸才掏出手绢为我擦眼泪。

“爸爸，你们谁都离我远远的，我一个人守着这么大的家，我害怕。要不，我跟您回苏州？”我抽抽搭搭。

爸爸好像不知道对我说什么才好，只是不停地叹气。我就害怕爸爸妈妈老是把我把小孩儿看，把什么都埋在心里。聊了这么久了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我很着急，气呼呼地问：“爸爸，您说呀，您带不带我走？”

爸爸擦了擦眼睛。

我把爸爸给弄哭了吗？这下该怎么办？

“可可，我们回家吧！”爸爸说。

3

我们刚打开门，就听见电话“嘟嘟嘟”叫个不停。我这才想起妈妈来。我等她的时候，就是听不见她打来的电话声。其实，今天晚上她打不打电话都没啥关系，反正有爸爸在。

“可可，你跑到哪儿疯去了？你看看都几点了！跟